

当前中国公共艺术还在“恶补”阶段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2025年12月，联合国世界公共艺术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秘书长武定宇受邀出席，并发表题为“中国艺术城市建设之路”的主旨演讲。

武定宇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发展进程。城市的人文精神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文化软实力已成为衡量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长江日报《读+》周刊近日专访武定宇，探寻艺术如何深度介入城市更新，为“功能城市”迈向“人文城市”提供一条可感、可知、可行的路径。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当公共艺术融入城市更新，能激发人们共情，产生深厚的情感链接。从宏大叙事到社区邻里生活，公共艺术潜移默化地传递价值观、促进治理、创造更美好和谐的生活。

如果城市没有艺术，其文明就会显得苍白

从定义上说，公共艺术包括公共服务空间的所有艺术形式，其有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是“艺术家引领”，公共艺术需要超越生活，促进社会发展，增强公共美育。

武定宇指出，除了常见的城市雕塑、公共壁画、艺术设施、艺术建筑与景观，如武汉的烟花节、灯光秀、武汉双年展这类节庆活动，广义上都属于公共艺术。

可以这么说，如果城市没有艺术，其文明就会显得苍白无味。艺术作为城市文化建构的核心支点，始终与城市发展历史变迁中形成共生互动、协同演进的关系。古希腊时期，伯利克里在希波战争后，任命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菲迪亚斯等人重建雅典，创造了壮观的神庙、广场，以及附属于公共建筑的诸多艺术形式。

中国城市文明自起源之初便深植艺术基因，历经五千年绵延不绝，形成了“以艺载道，以文化城”的独特传统。

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城市遗址石峁、陶寺、二里头都发现了建筑、雕塑、彩陶、玉器高等级的艺术创造，这些艺术创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城市规划、权力结构、宗教信仰形成有机整体。

儒家学派明确提出用艺术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孔子的弟子子游在治理武城时，用音乐和诗歌教化百姓，得到孔子的高度赞赏。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中国城市里，具有社会教化功能的大型建筑、雕塑和壁画也一直在百姓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中国的古代城市本身，也是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和道德伦理规则设计建造的大型艺术品。



武定宇。

秦代都城咸阳“法天象地”，以贯穿城区的渭水模拟银河天象；唐代长安城的大型礼仪建筑，中轴线设计和棋盘格式布局，通过建筑尺度与空间序列传递皇权神圣性；北宋都城开封以外城、内城、皇城三城相套，皇官居中，中轴对称，形成严谨成熟的都城格局；元、明、清三代持续营建的北京城将《周礼》“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礼制规范转化为实体空间，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型与“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

令马可·波罗留下深刻印象的元代北京城，由深受忽必烈信任的大臣刘秉忠主持建造，参照儒家典籍《周礼》和《周易》，具有精心设计的城市中轴线，皇官和重要的礼仪建筑都分布在中轴线上，形成了壮美的景观和呈现理想社会伦理和宇宙观的精妙秩序。2024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公共艺术早已超越简单的“公共空间中的艺术”这一

定义，而成为一座城市文明生长的脉动、人文精神的触手。它既塑造城市的视觉记忆，更滋养日常的精神土壤；既回溯历史的文化基因，也推动当下的社会对话。

中国的公共艺术尚未进入成熟发展期

在公共艺术的制度建设方面，国际上早有成熟且行之有效的经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城市建设中便推出“公共艺术百分比”计划，明确规定城市所有建筑项目需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专项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这一理念随后被全球多个国际大都市借鉴采纳，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也成为许多国家推动公共艺术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武定宇曾多次撰写公共艺术咨政报告，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公共艺术建设的现实需求，进一步探索更具中国特色、更贴合实际的制度创新。

例如，他提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可尝试出台更为灵活的“双百分之一”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要求新建项目提取百分之一的建设资金，专门用于公共艺术项目的落地实施；同时允许项目方提供建筑面积的百分之一，作为公共人文艺术服务空间，用于打造艺术展览、文艺表演、特色书店、文化沙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以此兼顾公共艺术创作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公共艺术既拥有资金保障，也拥有可落地、可体验、可共享的实体空间，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文化建设与公共美育发展。

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公共艺术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进入成熟发展期。武定宇指出，当前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恶补”阶段——在城镇化推进中，城市建设一直在恶补功能短板，公共艺术也随之快速发展、迭代，这一过程中，我们既有城市发展相关的典型好案例，也出现了很多文化方面的不足，这些都属于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2035年我国经济、科技、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关键阶段，国民素质与文化软实力也会显著增强。武定宇判断，在迈向这一阶段的过程中，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需求会逐渐旺盛，同时其建设节奏也会逐步规范与理性。中国公共艺术将形成的“多元共治生态”，通过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与公众共同参与的制度设计，推动公共艺术从单一建设转向多方协作、可持续运营的融合发展模式，使其融入城乡文明，成为服务社会美育与文化生活的常态机制。



8 长江日报

2026年2月3日 星期二
责编：李煦 美编：陈昌
版式：陈笑宇 校对：正杰



扫一扫发现更多

改善面容，更要唤醒神采

□王永芳

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的航站楼里，一位旅客正缓步走过一条名为《千里之行》的扶梯通道。她每走一步，墙面上AI感应生成的“精灵”便随之跃动，兴安岭的森林与巴丹吉林的沙湖也在光影中流转。旅客可能并不知道，脚下之地是千年前北魏王朝的盛乐古城，但此刻，她正与这片土地的山河魂魄同行。千里之外，北京南锣鼓巷地铁站内，一位老居民指着琉璃墙中的一枚旧顶针，向孙辈讲述它封存的故事，眼神里满是守护家珍般的郑重。

本期《读+》周刊专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秘书长武定宇，他和团队参与设计创作的上述公共艺术作品，共同指向中国城市更新中一个深刻转向：超越简单的美化，要让更新触及城市的集体记忆与精神根脉，让空间激发人们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城市更新，或许正从空间改造转向意义生产。

当城市更新停留于表层，常被简化为立面粉刷、广场添雕塑、街道加装饰，这种“化妆术”虽能带来短暂的视觉清新，却往往陷入文化失语、公众缺席、意义扁平的困境。

一些城市热衷于放置抽象的金属雕塑或复制化的文化符号，它们与地方独特的历史脉络、生活记忆脱节，成为无根的装饰，符号堆砌却无魂。

有时候艺术成为单方面宣告。作品由艺术家或决策者设定，市民仅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共建者，难以产生深层的情感联结；或者追求“网红”效应却流于表面。城市更新止于制造打卡点，未能承载可延续的社区故事或可探讨的公共价值，热度过后，只剩空虚。

此类更新，改善的是城市的“面容”，却未唤醒它的“神采”。它回答了“如何更美”，却回避了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何以在此共同生活？

真正的破局，或许在于让艺术超越装饰性审美，成为挖掘、转译与连接城市文化根脉的媒介。美化表象与激活根脉，效果完全不同。

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的实践，其精髓在于，将宏大的时代命题，沉入地域的历史地理深处进行“转译”。创作团队耗费一年深入调研，从北魏古都盛乐的历史中探寻，他们追问：内蒙古的山河塑造了怎样的人格？答案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之间。艺术在这里，成了一种“文明的语法”，将抽象的主线，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共鸣的山河故事与性格诗篇。

如果说呼和浩特机场案例展现了如何向上连接宏大的文化与精神认同，那么北京南锣鼓巷地铁站的《北京记忆》则揭示了如何向下扎根，激活最微观的社区细胞与个体记忆。它打破了“艺术家创作、公众观赏”的固有模式，构建了一个“征集—共创—守护”的情感闭环。

这两个案例同频共振，都拒绝浮于表面的美化，而是选择了一条更需耐心、也更见深度的路径——让艺术成为一座桥。

这座桥，一头连着土地深层的文化密码与山河气质，另一头连着今日人民最真实的生活渴望与情感记忆。通过这座桥，宏大的叙事得以具象为可触摸的风景，个体的记忆得以升华为集体的史诗。

城市更新，因此成了一场文明的寻根与接续。它更新的不仅是砖瓦街道，更是人们对家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旅客在机场与山河精灵同行，当居民在地铁站守护一方琉璃记忆，城市便成了有温度、有故事、有灵魂的生命共同体。更新的终点，是一个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去向何处”的深情家园。



武定宇参与设计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武汉光谷广场的《星河》(左)、位于北京南锣鼓巷地铁站内的《北京记忆》(中)、位于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内的《千里之行》(右)。



访谈

“要让人们觉得，这个作品懂我”

光谷星河广场的设计巧思，在于“举重若轻”

读+：有哪些国家或者城市的公共艺术让您印象深刻，我们可以借鉴并参考？

武定宇：结合多年的理论研究与一线实践，我和团队参与了不少国内标志性公共艺术项目，也持续关注国内外优秀案例，有几项实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非常值得我们在城市更新与公共艺术建设中借鉴参考。

我的老家信阳和武汉离得很近，我小时候常去武汉，对武汉的情感很深，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前些年，我曾和团队共同参与武汉光谷广场《星河》大型公共雕塑的设计工作。作为国内最大的单体钢结构公共艺术作品，它是艺术与城市在地属性、现实条件完美结合的典范。

当时，我们围绕着光谷的科技定位思考，同时充分考虑场地人防、承重等现实约束，依托现有立柱支撑点完成设计，将武汉三镇的地理格局、山水相融的城市气韵，与科技未来的发展愿景巧妙融合。

这中间有些故事，场地的人防设施让我们的设计必须注意：作品上面是无法承载太多重量的。经过多方面的考量，我们做了些巧思，让直径90米的跨度、40米的挑高、7根灵动交织的钢龙骨，如飘带般在空中翻腾，象征着武汉山水相融的城市气韵，也映射着光谷的科技腾飞。雕塑整体造型从星河汲取灵感，将浩瀚宇宙的浪漫想象与武汉三镇的雄伟格局巧妙融合，使其不仅是一座艺术作品，更是一座诉说城市梦想的精神丰碑。

作品还通过智能灯光调控，适配不同场景需求。我很高兴看到它出现在2025年春晚武汉分会场，成为城市的重要地标。

我现在居住在北京，首钢园的工业遗址艺术活化项目是我经常带孩子去玩的地方。它没有对老旧工业厂区进行简单的拆除重建，也不只是进行表面的景观美化，而是深度梳理并保留了首钢的工业文脉与大众的集体记忆。

曾经首钢园是轰鸣的钢铁重镇，高炉耸峙、铁轨纵横，见证着中国工业的峥嵘岁月；如今，这里褪去工业气息，却以“工业遗产活化”的独特姿态，成为人们休闲的新选择。其中，承载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与自由式滑雪赛事的场馆变成了好玩的“心跳塔”，还有“悬在高空的咖啡馆”值得一探，游客可坐在镂空设计的观景位上，手捧咖啡俯瞰整个园区，非常有意思。

我们团队参与了北京南锣鼓巷地铁站《北京记忆》公共艺术项目的建设，它打破了传统公共艺术“艺术家创作、公众观赏”的单一模式，真正践行了公共艺术的人民性。

为了找到人们的情感链接，我们登门征集，到街道宣讲，让在地居民深度参与创作全过程，搜集了许多老北京本地人家里的宝贝。作品由4000余块6厘米见方的琉璃单元体拼贴而成，整体呈现老北京民俗生活的剪影图案，如遛鸟、拉洋车等场景。每个琉璃单元封装一件由市民捐赠的承载时代印记的物件，例如粮票、顶针、老照片等，并通过附着的二维码链接物件的背景故事与捐赠者访谈视频，实现“静态陈列+动态解读”的互动体验。

有个细节让我挺感动的，这个作品是2013年底随地铁8号线南段开通亮相的，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地方被损了，有居民就一直守在那个地方，并联系我们，希望有工作人员关注。我们积极回应，迅速将作品修复完好。

这份守护证明了，当公共艺术真正扎根于人民的的生活与记忆，它便能超越物理形态，在人们心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激活共通的情感，你我都是艺术家

读+：您之前提到，公共艺术需要有艺术家引领，但引领只是第一步——真正能让艺术与生活产生深度情感连接的，终究还是人们自己。

武定宇：您说得非常对。公共艺术确实需要艺术家点燃第一把火，但这把火不能真正温暖人心、照亮生活，不能让艺术的“菌种”在这片土壤里扎根、蔓延、自我生长，最终靠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艺术家的“引领”，是提供一种专业的视角、一个开放的媒介、一个可以对话的“场”。比如，我们做《北京记忆》，搭建了那个琉璃墙的框架，发起了老物件的征集——这是在“播种”。艺术家的角色，从一个创作者，逐渐转变为一个触发者、一个协作者，甚至是一个翻译者，帮助城市的管理者与生活的参与者，用艺术的通用语言，培育良性循环的人文生态。

读+：用公共艺术表达人们共通的情感，其优势是什么？

武定宇：它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不是向您说教什么，也不用强迫你接受什么，而是把共通的情感、共同的心愿、相同的追求，融汇在你能看见、能触摸、能互动的作品里，藏在当地的文脉里。您让政府觉得，我们把政治的导向要求落到了实处；又让人们觉得，这作品懂我、贴近我的生活。

我们最近在创作内蒙古自治区首座4F级航空枢纽——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的公共艺术作品。

呼和浩特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首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它来说是“一条主线”，是重中之重，但要是直接做那种标语式作品，人们看着是高高在上的。在工作前期，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在当地走访调研，挖掘盛乐这座北魏古城的文脉，甚至琢磨如何将它流传后世的魏碑字体与我们的创作结合起来；研究内蒙古人心中的内蒙古是什么样的，外地人眼中的内蒙古又是什么样的，提取当地历史文化脉络、风土特征要素与人的性格基因，进而帮助我们去理解和感受内蒙古之于中国、这里的文化之于中华文明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

我们用当地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创作素材，不去说教，而是用壮美的山河风光去达成内蒙古人的豁达、热情、坚韧性格的契合与呼应，进而聚焦和赞颂的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生活的共同向往——这样的作品能在最大程度上达成与观者的共情，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年龄，谁不喜欢好风景、不向往安稳幸福的生活呢？

我们在做《千里之行》这件作品时，体现的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或者载歌载舞的场景，而是利用一条步道扶梯墙面，结合AI技术，设置了十二个互动窗口，有兴安岭的森林也有巴丹吉林的沙湖，有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也有贺兰山下的戈壁滩，人一走过去，草原上的羊、狼、骆驼等“精灵”就跟着你走，趣味性十足。

直抵需求，最好的未必是宏大的

读+：当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会起到什么作用？可

能遇到的问题又是什么？

武定宇：现在城市建设已从“增量扩张”变成“存量提质”了，当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核心优势在于它能为空间更新注入灵魂与温度，是一种“焕新”。艺术能“把话说进人们心里”。一个老厂房、一条旧街道，背后都是故事。艺术的作用就是把那些看不见的记忆和情感，“翻译”成大家能看懂、能摸得着，甚至能玩起来的东西。

我们考察过北京的一些老旧街区，那些寸土寸金的都市阳台和屋顶，被居民们改造成了共享的社区菜园和花园。它解决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需求——许多随子女进城的老人们，离开了土地，生活里缺了一块。这个小小的“空中田园”，让他们重新找到了播种、照料、收获的踏实感，找回了与土地的情感连接。

它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这个空间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套微型的小区治理规则：每家挂牌认领、自行养护、逾期收回。这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一种基于共同约定的、自发的秩序。

最好的更新未必是宏大的。有时候，一个能回应真实需求、激发居民自主性的“小设计”，反而能撬动最深厚的社区情感与活力。

艺术是“高级黏合剂”。现在城市更新涉及的部门多，艺术提供了一个大家都愿意坐下来谈的“共同话题”。它能巧妙地把政策要求、文化传承和人们对“美”的期待，糅合成一个整体。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为什么能带动一个个街区活起来？因为它让政府的目标、艺术的创意和人们“希望家门口变好玩、变美”的心愿，通过一个具体的活动实现了同频共振。

艺术家们在弄堂口、街角、老厂房等角落设置互动装置、灯光艺术或社区画廊，以社区绘画、旧物改造、参与式壁画等活动，让居民亲手塑造街区面貌，还鼓励公众提交街区角落改造方案，优胜者获得支持实施，形成“人人可参与更新”的氛围。

然而，问题与挑战同样突出。第一，专业“翻译”与多方接受的难度。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将政府的政治要求、学术的专业理念和民众的审美期待，进行精准的“翻译”与融合，让政府认可、百姓喜爱、同行尊重，这需要极高的专业智慧和沟通技巧。

第二，长效维护与生态培育的缺失。很多公共艺术项目存在“重建轻养”的问题。前期轰轰烈烈，后期缺乏持续的维护资金和运营机制。如何超越单个项目，培育出能够自我生长、持续创新的“艺术生态”，让市民不仅是观众，更能成为参与者和创造者，这需要系统性的政策设计和长期的耐心培育。

第三，评价体系与跨界协同的不足。目前，对于公共艺术在城市更新中的跨界评估，往往还停留在“是否好看”“有没有成为网红打卡点”的层面，缺乏对其社会效益、经济带动、文化认同等综合影响的科学评估。同时，跨部门协同的机制不畅，也常常制约了艺术介入的深度和广度。

公共艺术是城市更新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优势在于其融合情感、活化空间、凝聚共识的独特能力。但要把这种潜能充分释放，我们必须直面并解决好观念沟通、长效机制和系统协同上的挑战。